

最美好的种子

□林洁

送走了第一批孩子，迎来了第二批孩子。如春天般的种子，孩子们一茬一茬地发芽、成长，渐渐结出果实。任教12年，面对个性迥异的孩子和一堆细致而杂乱的事情，我要做的远非“传道授业解惑”。

在《火红的枫叶》课堂上，孩子们用“美”字组词：美丽、美好、美妙……“美女、美人”，小羽的语音还没落，教室里已炸开了锅，几个调皮的小家伙故意拖腔拖调哄笑着。小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我笑着对大家说：“我来看看，我们班谁是美女啊？”“小佳、小佳……”孩子们指着文静而成绩优秀的小佳，异口同声地嚷道。

“是啊，我们的小佳一直都在安安静静地听着。我相信，最安静的女生是最美的，最安静的男生是最帅的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教室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孩子们端端正正地坐好了，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分明在告诉我，他们此时想要一个答案。

“同学们，在老师的眼里，你们每一个女生都是最美的，每一个男生都是最帅的。”我说得很动情也很真诚。

“老师，小文也帅吗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投向了小文——一个因为得了病而显得木讷的戴着眼镜的小男孩。此时的他，深深地低着头，从他无辜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他仿佛在等待着一场“灾难”的降临。

“同学们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天咬过一口的苹果，都是有缺陷的。只不过有的苹果很香、很甜，上天特别喜爱，就多咬了一口。”听完这段话，孩子们开心地笑了，小文也抬起头，舒心地笑了。

我轻轻地走到小文身边，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小文每天都能按时完成作业，听写还能得到满分，这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他帅吗？”“帅！帅！”孩子们由衷地鼓起掌来。在孩子们的欢笑声中，在小文腼腆的笑容中，我知道，一颗最美的种子已经播种在了每个孩子的心里。

小璐，因为车祸造成了眼部的残疾。在与小璐的交谈中，我感受到了她的自卑和内心的脆弱，同时也感受到她希望得到关爱。

面对孩子们好奇的眼神，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亲爱的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使。当我们不再嘲笑他们的伤痛与残疾，而是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关爱时，他们便会缝上翅膀重新翱翔，成为天使。孩子们似乎领略到了我的意思，此后班上再没有人提起过小璐眼睛的问题，几个可爱外向的孩子还成了她的好朋友。

我制作了小信封，取名“知心小信袋”，里面装满了笑脸，悄悄递给小璐。之后每一天，我都递上不同的笑脸和不同的鼓励话语。“知心小信袋”就这样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和情感交流线，把我们的距离一点一点拉近。后来，小璐越来越开朗大方了，她流利的普通话、一手好字、优美的文章，赢得孩子们的称赞，还获得了区上的奖励，成绩也在班上名列前茅。

叶圣陶先生说过，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。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美好的种子，只是花期不同。我们要做的不过是耐心耕耘，润物无声、静待花开，最终会迎来华枝春满。

红叶丹心

散文

□钱声广

时已深秋，又到了看红叶的季节。

红叶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独特的情感积淀，历代文人每到秋意浓时总忍不住要吟咏几句。唐代诗人杜牧的《山行》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现代革命家、诗人陈毅的《题西山红叶》：“西山红叶好，霜重色愈浓。革命亦如此，斗争见英雄……”虽然这两首不同时代的诗作风格迥异，但都极具境界感，可谓是赞美红叶的经典诗作。

现在可供观赏红叶的地方很多，如北京的香山、南京的栖霞山、东北的长白山和阿坝的米亚罗……可我还是钟情于四川巴中的光雾山红叶。在我的潜意识中，光雾山的红叶蕴含着某种精神的力量。

光雾山位于巴中市南江县北部，地处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、冷暖气候交汇处，被称为“南方的北方、北方的南方”。独特的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，赋予这里山奇、峰秀、林幽、谷深、水清的特质。山，浑圆广阔，绵延起伏，且以雾命名，给山平添了几分灵气；雾，浸润着古朴的原生态植被，又使这“七彩世界”中的红叶增色十分；在氤氲的云雾笼罩下，清幽幽的峡谷更显得有些神奇莫测。

为追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的历史足迹，更是为心中那挥之不去的对红军烈士景仰的情愫，我又一次走进巴中，过通江、到南江，登上色彩斑斓、如诗如画的光雾山。

此时此刻，秋风已将漫山遍野的树木丛林梳理得层林尽染，一团团、一簇簇红叶，美如绚烂的朝霞，艳如黄昏的云霓，把光雾山装扮成了一个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形形世界。

在友人的引领下，我们踏进了大小兰沟。听介绍，这里有2000多公顷的巴山水青冈林分布，属世界范围分布最集中、面积最大、原始生态保存最完整的一片，称得上是世界稀有、中国少有、四川特有、南江独有的冰川时期“活化石”。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赤、橙、黄、青和紫色调和出的多样色彩。尤其是那些红叶，红得纯粹，红得透明，红到了极致。我们顺着栈道下到峡谷里，万树千枝，溪水潺潺，人行其间，仿佛穿越时空，进入了火红的梦境之中……

正当我被这纯美的意境吸引之时，忽有一阵清风漫过，拂动着天空中的丝丝白云。细细听来，这是风与云的对话，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红四方面军和巴山儿女那段铁血峥嵘的岁月。

1932年10月，也是这深秋的时节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反“围剿”失利，千里西征，从鄂豫皖边区出发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，翻越秦岭、巴山，解放通江、巴中、南江，在通江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南江是红军两次反击敌人围攻的主战场之一，经历了大大小小战斗560余次，留下了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战斗足迹。

在那硝烟弥漫的日子里，红军将士们及南江人民为了信仰，为了建立新中国，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有多少铁血男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，奔赴战场。在枪林弹雨中，他们昂扬着头迎上去，任鲜血染红战袍，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。据史料记载，苏区时期的南江县人口仅有22万多，却有22万多人次参加过直接战斗和战勤服务。随红军北上的达15000多人，先后有16000多名红军战士和干部群众为苏区的建立、巩固发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其中就有1000多名游击队员牺牲在光雾山的密林深处，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。

往事并不如烟。我们既生活在当下，也生活在历史之中。当年的血雨腥风虽已隐进历史，那些久远的见证也已沉入这峰峦叠嶂之中，但红军将士们的英雄壮举是永不磨灭的，他们像一首首不朽的史诗永远被后人吟诵。

此刻，我望着这漫山遍野的红叶，脑海里突然涌现出王坪红军烈士陵园中那17225座无名烈士墓碑，虽然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但他们的功勋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，那每一颗五角星都闪耀着伟大的灵魂。

在岁月更迭中，我逐渐读懂了光雾山红叶的不同之处，那片片如血似火的漫山红叶，不就是红军烈士们和巴山儿女血染的风采吗？！正是他们用燃烧的生命染红了革命老区这片红色的沃土，才有了今天这一片片绚烂夺目、永不凋零的巴山红叶。

渝园感怀

□王成志

离开居住了10多年、喧闹嘈杂的兴馨嘉园，搬至渝园已近一年。一天天漫步小区，一点点感受小区，竟然越来越喜欢它了。

这里芳草萋萋、树荫遮天，这里小桥流水、廊桥亭台，这里花草缤纷、婉转鸟鸣，这里静谧清新、宁静安好，这里管家热情、服务周到……一切别致、新奇，令我喜欢。

小区北倚著名高校——西南政法大学，南接渝州主干道——渝都大道，整个小区坐落在一片碧绿幽静地段上。北门外是车水马龙的宝圣大道，通过一片石榴树林刷卡入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石屏风和一块小水池。石屏后是一块能俯视小区的露台，平台边的树荫下有长椅，四周是浓密的石榴树、杨梅树、枇杷树和海棠树等。

站在北门口处的平台远望小区，如同一片绿色森林，道路两边有一排排像草原哨兵的绿树，树下是绿油油的花草植被，小区里到处是花圃、草坪，错落其中的是幽静的小路、流水潺潺的小溪、米黄色优雅的廊桥、灌木花草以及各种植物，争奇斗艳，五彩缤纷。

小区果树众多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草，姹紫嫣红。

我最喜欢漫步小区里的两个地方：浓密树荫下的小区道路和流水潺潺的廊桥步道。

遮天蔽日、苍翠碧绿的大榕树分列小区道路两旁，像两排威武的战士，不知疲倦地守护着小区，夏日阳光再毒辣也晒不到步行的居民；廊桥蜿蜒曲折，清澈流水潺潺，小溪两岸或是垂柳，或是棕树，或是枇杷树，微风吹来，那千万条柔软的柳丝，就像一群婀娜多姿的少女翩翩起舞；棕树叶像一面巨大的绿扇，清香阵阵。

小区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坛，这里最令人欣喜的是那一棵棵桂花树。正是仲秋时节，桂花树郁郁葱葱，像一把绿色的巨伞，从挨挨挤挤的绿叶中冒出一个个米粒大小的花骨朵儿，长出一簇簇洁白的小花，像一串串闪亮的小白珍珠。远看，像一位披上雪白婚纱的新娘，香味随风而飘，整个小区都沉浸在芳香中。树林里，小鸟欢乐地飞翔着，高兴起来便唱出清脆悦耳的曲子。

这时，一缕轻柔的月光透过窗棂，洒在窗台上，宛若镀了一层银。我猛然记起，刚过中秋节，现在正是满月时候，月儿一定很美吧？于是，我下楼去赏月。好圆好丰满的银月啊，远处几颗闪闪烁烁的星星，更给这月夜增添了几分诗意。

沿着通往小区的道路，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整个世界仿佛沉浸在银色的光海中，烘托着充满温馨静谧的夜。我置身在这月光之海中，月光洒满了我的衣服，温暖着我的心——我觉得太阳的温暖过于热烈奔放，星光又孤寂清冷了些，只有这温柔恬静的月光，才能这般恰到好处。

小道两旁，大朵大朵的菊花沐浴在月光里，被风儿吹得在睡梦中露出欢欣的笑容。转过花圃，坐在北门的平台上，抬起头来，仰望着无边的苍穹和那苍穹中的明月，思绪如脱缰的野马飞驰在无垠的原野里——这纯洁的月光啊，我今夜终于体会到了你博大的自然气息，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……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